

河南突遭千年一遇級別的特大暴雨襲擊，鄭州一小時降雨量超過100個杭州西湖，舉國心懸，祈禱平安。

最新預報顯示，黃河中游幹流花園口河段可能發生編號洪水，暴雨區內部分中小河流可能發生超警以上洪水。

中國是一個頻繁發生洪災的國家。從大禹治水開始，一部中華文明史，本質上就是一部與洪水不斷作鬥爭的歷史。

以黃河為例，兩千年來有記錄的水災就達1500多次，重要改道達26次之多。長江流域1300多年來，僅有記錄的水災就達200多次。

在世界範圍內，印度恒河流域、中國長江流域、越南湄公河流域，是當今全球洪水氾濫風險最高的地區。

就中國而言，中國境內洪水頻繁，主要是受到氣候、地貌、水系特徵等三個因素影響。

以氣候來說，中國每年的降雨與洪水，主要受到來自太平洋的東南季風，以及來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風影響。這兩股暖濕氣流每年分別進入中國，使得中國從西南地區的四川、重慶、貴州，到東部沿海的廣東、廣西、浙江，再到江南、江淮地區的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安徽、江蘇等地，都容易遭遇洪災。

01

洪水與氣候密切相關，因此，如何戰勝氣候和洪水，也成為古代多個政權興衰成敗的關鍵。這其中，春秋戰國時期的秦國，就是通過在成都平原與關中平原分別制服洪水，為其消滅六國、建立大秦王朝奠定了堅實基礎。

周慎靚王五年（西元前316年），秦惠文王派遣大將司馬錯等人，從關中地區南下，分別消滅了巴國和蜀國，從而攻佔了今天的四川和重慶等巴山蜀水地區。

司馬錯認為，秦國兼併巴蜀地區，不僅可以擴充國土面積，擁有巴蜀地區的人口和財賦，從而使弱小的秦國富國強兵，而且從巴蜀地區順江東下，還可以進攻楚國：“得蜀則得楚，楚亡則天下並矣！”

但是，古四川地區的成都平原經常洪水氾濫。為了馴服洪水，為秦國統一天下奠定根據，在馴服四川近六十年後，秦昭襄王五十一年（西元前256年），秦國派出李冰擔任蜀郡太守。

最終李冰通過修建都江堰，成功制服了岷江，將岷江控制分流，把成都平原從以前的洪澇高發，治理成一個水旱從人、物產豐饒的天府之國。

實際上，秦國能從蝸居西北狹隘的土地，頻頻出關最終消滅六國，跟治理洪水有著極大的關係。

在李冰成功馴服成都平原的洪水之後大約十年，西元前246年，也就是秦王嬴政的執政元年，韓國由於擔心秦國頻繁出兵，為了消耗秦國國力，於是派出水利專家鄭國作為間諜出使秦國，並遊說秦國西引涇水東注洛水，修建長達300餘裡的超級水利工程。

從秦國所處的核心關中地區來分析，關中地區由於處在秦嶺的背風坡，因此降水沒有秦嶺的迎風坡漢水流域那麼多。這就造成了一種困局，關中地區平時缺水，但在雨季，涇水等河流卻又四處氾濫，使得關中地區的土地難以耕種。而引水進入關中地區，在後世被稱為“鄭國渠”的水利工程，使得在先秦時期難以控制的涇水，成為灌溉、造福整個關中平原的福音。

鄭國渠開工多年後，鄭國作為間諜的身份被揭發，秦王嬴政大怒，想要斬殺鄭國。但鄭國卻說：“始臣為間（諜），然渠成亦秦（國）之利也。臣為韓（國）延數歲之命，而為秦建萬世之功。”

秦王嬴政理智認識到鄭國言之有理，於是繼續讓鄭國主持水利工程。鄭國渠建成後，通過引入含泥沙量較大的涇水進行灌溉，使得整個關中平



中國洪水往事

原土地肥力大大增加。

此後，原本土地貧瘠、農業艱難的關中平原，在成都平原之後，迅速崛起成為先秦時期的又一個天府之國。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對此評價說：“於是關中為沃野，無凶年，秦以富強，卒並諸侯。”

通過營建水利工程、控制洪水，秦國倚賴成都平原和關中平原的肥沃富饒，並以此為經濟基礎，相繼消滅六國，在秦王政二十六年（西元前221年）統一全國，建立了秦朝。

02

自古以來，很多人都關注到秦國自商鞅變法以後的富國強兵政策，卻很少關注到在修建都江堰和鄭國渠以後幾十年，秦國才因之建立了雄厚的農業和經濟基礎，從而為大秦王朝的建立，提供了根本性的支撐。

產生洪水的三大因素，主要是氣候、地貌和水系特徵。

從秦國的另一面來分析，來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風，以及來自太平洋的東南季風，由於秦嶺山脈的阻擋，暖濕氣流被攔截在了關中平原以南的迎風坡地區。這一方面造成了處於秦嶺背風坡的關中平原相對缺水，另一方面又造成了處於迎風坡、在秦嶺南麓發源的漢水（漢江）流域經常洪水氾濫。

東漢末年，建安二十四年（西元219年），天下進入三國鼎立之勢。為劉備據守荊州的關羽，在這一年的七月，率領大軍北上進攻位於漢水流域的襄陽和樊城。到了八月，由於連降大雨，漢江洪水氾濫，曹操大將于禁、龐德等人率領的大軍被洪水圍困。於是，關羽出動水軍大破曹軍，並斬殺龐德、降服於禁。

這段史實，日後被小說《三國演義》演繹成為關羽“水淹七軍”的故事。而幫助關羽打贏曹軍的關鍵，就在於秦嶺南麓由於山脈阻擋產生的豐沛降水。

由於山脈阻擋影響降水，也經常在後世影響歷史。在中國的西部寧夏等地，賀蘭山、六盤山呈現南北走向，其東面是迎風坡擁有充沛的降水，這就使得位處賀蘭山、六盤山東面的銀川等地，成為了“塞上江南”。

倚賴著河套平原的有利地形和充沛降水，黨項人在此建國立業達189年，直到1227年才被蒙古人所攻滅。而成就黨項人一代偉業的背後，正是源自賀蘭山脈東面的有利地形和降水。

山脈阻擋了來自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暖濕氣流，這也影響了中國南方的開發進程。在南方的廣東、福建和浙江，這三個省受到南嶺山脈、武夷山、雁蕩山和天臺山脈的阻擋。

當夏季的季風和暖濕氣流北上的時候，廣東、福建、浙江由於位處這些山脈的迎風坡，往往也是降雨最強的區域。降雨過多、洪水氾濫，使得這三個省在中國歷史上，相對北方地區開發較晚。儘管在海洋時代，這三個省佔據瀕海優勢，但在古代這並非有利的自然條件。

仔細分析中國的洪水高發地區，可以發現平原地區、河口三角洲由於

地勢平坦，經常遭受洪水侵害。這就是位處黃河中下游的華北平原，以及位處長江中下游的江漢平原、江南等地經常遭受洪災的重要原因。

洪水的漫漶也造成了一個考古學上的困惑。史前時期的華北平原的腹地心帶，找不到人類活動的城邑和聚落的遺址，在考古上幾乎是一片空白，而在這空白區域的周邊，卻有很多人類活動的文化遺址。

出現這種考古學空白的的原因，就是因為在戰國時代以前，黃河在流經華北平原注入渤海時，每逢汛期，河道都是呈現漫流狀態。洪水奔流四溢，使得中華先民根本無法在華北平原核心的黃泛區生活，因此才會出現這種奇特的考古空白現象。

從長江流域來分析，地勢低窪的湖泊平原周邊，也是洪水高發地區。洞庭湖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，洪災一直呈現高發態勢。根據歷史記錄，洞庭湖平原從西元276年至1524年，大洪災平均間隔為80年；從1525年至1851年，大洪災平均間隔為20年；從1852年至1970年代，大洪災平均間隔5年；進入1980年代後，洞庭湖平原的洪災，甚至縮短至每3至4年就要發一次大水。

實際上，在魏晉南北朝以前，現在的洞庭湖地區，本來是河網化的沼澤平原，到了東晉南朝時，洞庭湖才最終形成。

南朝時期，洞庭湖的水域面積大概為500多平方公里，到了唐宋時期，已經發展至七八百里。從長江排入大量的水和沙，使得洞庭湖湖底不斷淤高。在來水有增無減、湖底淤高的情況下，洞庭湖水面持續擴大，到了清朝道光時期達八九百里。鼎盛時期，預計洞庭湖的洪水面積可以達到6000多平方公里。可以說，洞庭湖的擴大過程，本身就是洪水氾濫的結果。

但進入近代以後，由於人口激增、長江上游開發和植被遭到嚴重破壞，使得長江傾瀉進入洞庭湖的淤泥泥沙不斷增多，洞庭湖水面逐漸縮小，到現在已經整體分割為幾片湖區。另一方面，洞庭湖周邊的大規模圍湖造田不斷進行。

在自然和人類開發的雙重影響下，洞庭湖的蓄洪能力不斷下降，以致洪水發生頻率越來越高。

03

作為影響洪水發生的第三個重要因素，水系特徵也不可忽略。

以黃河為例，其年均輸沙量為16億噸，最高時達到33億噸。黃河的泥沙中，大概有1/4被輸送入海；2/4被堆積在山東東營利津以下的河口地區，平均每年造陸38平方公里；另外，黃河每年還有1/4約4億噸的泥沙，被堆積在山東東營利津以上的河道裡，使得黃河河床不斷淤高成為懸河。

另一方面，黃河流域氣候又相對乾燥，年降水量只有200至700毫米。由於蒸發量高、徑流量非常貧乏，並且降雨量在一年內分佈極不均勻，大多集中在6-9月，且多為暴雨形式，往往在幾天內就傾倒年內一半以上的降水，這些因素綜合疊加，造成的結果

就是黃河經常在雨季汛期氾濫成災。

由於黃河流經的黃土高原地區土質鬆軟，因此，即使沒有人為大規模破壞森林，黃河中的泥沙也有50%以上來自黃土高原的自然流失。進入戰國時代以後，人類的開墾活動加劇了黃土高原的植被破壞。在戰國時期，黃河就已經有了“濁河”的名稱。

漢代以後，黃河開始逐漸氾濫。兩漢400多年間，黃河共決溢了9次，平均每40年1次。東漢的王景主持治理黃河以後，黃河相對穩定下來，而其最重要原因，是因為歷史進入魏晉南北朝後，由於北方遊牧民族南下，農耕活動減少，北方的森林植被得到了有利保護，這就使得黃河的氾濫概率降低。

但隨著隋唐帝國的統一，中國人口不斷增加、黃河中上游的森林植被也不斷遭到破壞。唐朝290年的歷史中（618-907年），黃河共決溢24次，平均每12年1次，頻率大大提高。

進入五代十國後，由於缺乏統一帝國的治理，加上戰爭頻繁，黃河平均三年就發生一次河患。西元946年，黃河從夏六月至冬十月，更是每個月都發生決口，以致河南、河北各郡被淹死、餓死達數萬人。

這種高泥沙、降水少且分佈極不均勻的特性，也使得黃河出現了“善淤、善決、善徙”的特點，黃河由此經常成為改朝換代的助推力。隋朝末年，西元607年，山東、河南一帶的黃河發生超級水災，“漂沒三十餘郡”；到了611年，山東、河南再次大水，“漂沒四十餘郡，民相食，相賣為奴婢”；在隋朝滅亡前兩年的西元617年，山東、河南再次大水，“死者日數萬人”。

在黃河流域殘酷的洪水打擊下，人民蜂擁而起，在洪水氾濫的河南，瓦崗軍趁勢崛起，掀開了隋朝滅亡的序幕。

到了元朝末年，由於黃河頻繁決溢，蒙古人以水利專家賈魯為總指揮，發動幾十萬民工治理黃河。

儘管賈魯治理黃河尚稱成功，但由於官吏在治河過程中不斷敲詐勒索，致使民亂不斷醞釀。當時，白蓮教首領韓山童、劉福通等人，以“石人一隻眼，挑動黃河天下反”的謠言聚集人心，並發起紅巾軍大起義。元朝在黃河水災的“助力”下，最終在戰亂中走向滅亡。

04

而中國洪水頻發，在氣候、地貌、水系特徵三個自然因素之外，人為干預也是重要因素。

以開封城的沒落為例。進入元、明、清三代後，三個朝代641年期間（1271-1912年），黃河在開封境內的決溢就達到了300多次，其中共有幾十次洪水襲城、7次水淹開封城的記載。

在黃河的自然性氾濫摧毀之外，實際上，開封城遭遇的“人禍”也非常突出。早在西元前225年，秦國大將王賈攻打魏國，就曾扒開黃河水灌魏國都城大梁（今開封），以致大梁城水淹三個月，末代魏王不得不出城投降。

到了明朝末年的1642年，李自成在第三次圍攻開封時，派出幾萬士兵，扒開了開封城附近的黃河馬家口大堤，以致黃河直沖開封，城內34萬人死絕，僅有3萬人倖免於難。

在自然和人為干預的多重打擊下，開封這座在北宋時期人口曾經高達百萬的世界第一都市，到清代時人口銳減至乾隆十六年（1751年）的12萬人。此後，開封徹底沒落，淪為國內的三四線城市。

實際上，從宋代以來，人為因素的干預導致洪水頻發的比重不斷加大。例如1127年靖康之變北宋滅亡後，金人不斷南下，為了阻擋金兵鐵騎，1128年，南宋軍隊在今河南滑縣西南扒開黃河大堤“以水當兵”，由此導致黃河流入泗水，再次由泗水奪淮入海。

1128年的這次人禍，並沒有擋住金兵南下，相反，卻造成了黃河下游的第四次大改道。

在這次宋朝軍隊扒開黃河大堤後，黃河形成了新舊兩條河道，並在從黃河到淮河之間到處擺蕩。由於這個位置剛好處於南宋與金國的對峙前線，因此宋金雙方都無意堵塞決口，以致黃河在整個南宋時期，一直在北方呈現到處氾濫擺蕩局面。

從1127年到1234年，由宋人和蒙古人輪流共三次扒開黃河，導致黃河頻繁大改道。此後，黃河的洪災更加劇烈。明代歷史共276年中（1368-1644年），黃河就有112年曾經發生過洪災。

到了清代時，黃河平均每三年就發生一次決口，在康熙初年更是幾乎年年決口。1855年，黃河在銅瓦廂決口改道，洪水波及河南、山東、直隸共3省10府40餘州縣，受災面積近3萬平方公里。由於沒有堤防約束，此後洪水氾濫橫流達20多年，泛流寬度達200多裡，其中僅僅被洪水沖塌或淹沒的縣城就有六七個，濮州、范縣、齊東等縣更是不得不遷城以避水患。

在氣候、地貌、水系特徵、人為因素的多重干預下，中華帝國的洪災不斷發生、氾濫，這給我們的先民造成了深重的苦難。但它促成了秦國的強大和中華帝國的一統，也間接導致了隋朝和元朝的滅亡，以及開封城的興衰起落與沉淪。

但另一面，洪水給中國帶來了許多意想不到的收穫。例如洪水的衝擊，不斷沖刷河道，使得長江、珠江成為優質的黃金航運水道。

洪水也不斷在為中國創造新陸地。中國有10%的國土面積，本質上都是千百萬年來，洪水氾濫帶來的泥沙衝擊而成的洪泛平原地區。以華北平原為例，31萬平方公里的華北平原，其實就是黃河攜帶泥沙，千萬年來沖刷積聚形成的。

根據統計，從1954年到1982年，黃河共為中國造陸達1100平方公里。在黃河出海的山東東營，黃河泥沙淤積而成的造陸運動，使得山東的海岸線每年都要外延0.47公里。

進入1980年代後，由於來水量和泥沙衝擊量減少，黃河造陸的成果也從每年3萬畝退減至每年1萬畝。但即使如此，在黃海出海口，得益于洪水和黃河的力量，中國的國土面積仍然在不斷生長。

在長江出海口的上海，現今面積1269平方公里的崇明島，在1200多年前的唐朝時，還只是一個剛冒頭的小沙洲。

經過長江泥沙的不斷衝擊，如今崇明島還在不斷“長大”，預計再過50年時間，崇明島將與長江北面的江蘇南通連接起來。而其根本原因，就在於長江的水流，在不斷地為中國塑造出新大陸。

總之，千百萬年來，洪水一直在默默改寫中國史。尤其是自大禹治水的四千年來，洪水對中華文明的影響和衝擊，更是多重疊加、日甚一日。相信在中華民族有力的因勢利導下，洪水和滾滾江河湖泊，將逐漸變為利，造福天下蒼生。

美、加升學輔導

- ★ 小學、中學、大學、研究所
- ★ 一對一全程專業輔導，協助優化所有申請資料及程序
- ★ 推薦適當學校、輔導要求考試
- ★ 競賽活動指導、突顯能力專長
- ★ 協助安排優質寄宿家庭

314-991-3747

TYH USA · Fax: 314-991-2554
tyhusa@qq.com · tyhusa@gmail.com

WeChat ID: wenhwang1207

8517 Olive Blvd., St. Louis, MO 63132

